



(台湾)卧龙生 著

风流江湖传

②

痴情巫女

下



风流江湖传^②

痴情巫女

(台湾)卧龙生著

下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十一 尚在狼口又陷虎穴

于蕙不高兴地用手一指，道：

“哟！二师叔，你别坏心眼儿，我说糟老头儿是指那二个在水里打滚的泥鳅，谁敢得罪西方剑圣慕容老爷子？”

慕容金哼了声。

于蕙斜眸瞪了他一眼，然后又送上一个笑脸，挖苦道：

“慕容老爷子，下次在您老太爷面前我可不敢笑了，其实，千怪万怪，只怪您儿媳妇文姬的名誉不大好，人家唤她‘巫女’‘魔姬’呢！听说她有面首三千，想到嫁进您老的家里，说不定会玷辱家风，才叫人家不得不笑呀！”

“西方剑圣”不由气得老脸发白，正要发作——

二道爷忽地沉喝道：“不好，慕容大师令亲家连大宗师落险了！”

慕容金只得回过头来，炯眸冷冷打量了一下，却似乎没有意思插手。

二道爷沉声道：“依贫道浅见，令亲家似乎不能再支撑一口气——”

慕容金冷然道：“活该，我是来接他女儿的，他本人死活干我何事？”

二道爷知道西方剑圣的性情，素来以顽固，冷静，尖刻出名，也就不再作声。

于蕙却朝强中干作了个鬼脸，故意道：

“原来还要那声名狼藉的妖女作媳妇啊！看来西方第一大高门贵第慕容氏的家风要大放光彩了。”

慕容金冷哼了声。

倏地翻腕，嗖的一声，拔出蓝汪汪，微紫紫的紫金三菱剑。强中干大惊失色，抢步拦在于蕙的前头——

但，慕容金只冷冷地盯了于蕙一眼。

霍地转身，扣剑在手，发出一声裂人耳膜的喝叱，刹时身剑合一，像旋风般纵起。

刺耳的剑啸划空而至。

一道紫溜溜的剑光倏然转向，笔直地向崖下击去——

虽然只是一场虚惊，但突然拔剑相向，也够吓人的了，于蕙花容失色，轻呼了声，紧紧地搂住小老五。

半晌，“昆仑龙女”才吐了口气，咋舌道：“乖乖，那糟老头儿好会装蒜！”

岸下的麻大人陡见电光一闪向自己射来，不由微微一惊。

抬眼看，但见一位锦衣华服的剑士掣剑扑来，身法奇快绝伦，身形平伏剑上，几乎合而为一，剑啸掠空，裂人耳膜。

无魂宗主精修二甲子有余，是何等人物。

他立即想到这分明是练至颠峰的剑术——驳剑。

当下不敢怠慢，阴啸一引，极快地收回真力。

东沧海一粟君文海天一口气透回，低吼了声，呼呼二拳连申击出。

咻——轰隆！

锐利无比的剑尖落下，剑力泄地，水花激起二丈多高，漫空飞洒。

麻大人早已冷笑一声，抖动长袖，倒飞开去。

文海天长拳落空，罡力把水花凝成一片，卷起一道丈高水墙，劈了过去，海水淋了麻大人一头一脸。

猛一回头，沧海一粟沉声道：“哦，是慕容兄么，难得难得！”

慕容金两道精眸一闪，道：

“不错，正是兄弟我——不过，姓文的别得意，我可没功夫瞧你这魔头，我是带慕容玉问你要媳妇来的。”

“玉儿呢？”

“这孩子先到你家去了——”

沧海一粟松了口气，气势立时一振，低吼了声，猛地回头，劈出二掌直取麻大人。掌风势如雷霆万钧，划过水面，带起二道浪花，犹如双龙跃水一般。

虽没击中，却又劈头盖脸地淋了麻大人满身海水。

“我说亲家，”慕容金横瞥了麻大人一眼，尖刻的眼光挑剔地上下打量！

“这小子是谁？”

“这邪魔就是什么无魂宗主麻某人——”文海天一拂长须，轻蔑地道。

慕容金冷冷一笑，剑尖一指，道：

“瞧你那鬼头鬼脑的德性，西方剑圣跟你动手，真怕污了宝剑。”

麻大人阴阴一笑，冷森森地道：

“本宗主功夺造化，慕容金，文海天你们合起来也不是对手。”

慕容金把紫金三菱剑在水里一搅，道：

“亲家，是你先拔他舌头，还是我先砸他嘴巴？”

“还是慕容兄先请吧！”

慕容金却冷冷一笑，翻开白眼道：

“你倒真是个好亲家，不但想拿媳妇赚我的家当，还叫慕容金替你架梁顶缸——”

沧海一粟虽知道慕容金生性尖刻，却也难以忍受这种奚落。

冷哼了声，回身一抖长袖，划空一掌，劈向麻大人。

冷冷一笑，麻大人横分双掌，轻轻接住。

不待对方缓过手来。

掌势疾如连珠，猛攻而出，声势骇人，横荡长空。

看似无力的阴劲拍在水面上，却激起一道飞腾翻涌的水墙，浪花崩云，漫空飞至。

沧海一粟，剑圣各自吃了一惊，慕容金斜斜飞出二丈，文海天则沉住气，静待来变。

海水劈头盖脸，把他们全身淋透，等骤雨般的水花扫过后

.....

再一抬头。

麻大人引吭一声阴啸，驳着一口真气，大袖飘飘，早已飞过水面，落足高地。

回头阴阴一笑，道：

“这笔帐暂且记下，他日本宗主终必了结此帐，现在本宗主先失陪了。”

身形一转，抖动长袖，麻大人快如电旋，眨眼便自杳然——站在岩崖高地的玉鼎真人二道爷这时不由抚掌叹道：

“厉害，厉害，不愧是天下第一大魔头。”

“昆仑龙女”却忽然扑哧一笑。

媚目流波，笑道：“二师叔，您何必捧他，其实，您也满高明嘛——”

二道爷微一皱眉，微带喜色地问道：“什么高明不高明？”

于蕙笑道：

“我是说您临阵脱逃，嘴里却说上两句风凉话儿，这本领跟那鬼气森森老头儿不相上下呢。”

二道爷瞪了她一眼，气呼呼地扯着八字胡。

浑身湿透的二条身形，像闪电般掠上崖头。

小老五对沧海一粟头上丑恶的面具好似非常害怕，他挤挤挨挨地窜进于蕙的怀里，“昆仑龙女”这时却装出大人腔来，说道：

“别怕，别怕，有姜姑姑在这儿，没人敢惹你。”

及至沧海一粟横来一眼。

于蕙芳心就发软了起来，她娇声低叫道：

“中干哥，小老五害怕，你快站在前头替他压压惊。”

强中干自然义不容辞地大踏步过来，握剑挺胸，虎目圆睁，横身立在佳人的面前。

这时沧海一粟的炯炯目光落在二道爷的身上。

哼了声道：“有缘千里来相会，道长似乎与文某二度会面了。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有什么帐需要算在文某的头上么？”

二道爷依然彬彬有礼地虚声道：

“贫道东来别无他意，只是奉掌门谕令，来查查武林目前的动乱，如果可能，化干戈而为玉帛，正是出家人的意愿。”

沧海一粟冷笑了声，回头道：“慕容兄，尊意以为如何？”

慕容金尖刻地道：“……好一番花言巧语……这正是昆仑宗的看家本领。”

二道爷脸上变色。

文海天仰天大笑，徐徐地把套头假面摘下，淡然道：

“其实，文某一身杀孽，再多算上几笔也不在乎，道长有什么仇恨尽管报复，抢夺三宝，只要不惹着文某本身，只管放手去大杀大砍，强取豪夺，文某看都不看一眼。”

沧海一粟话说得清淡，顿时将场中紧张的空气又扫个明净。

面具摘落……

于蕙“啊”地娇呼了一声，强中干，二道爷也都惊奇地呆住。

原来文海天的本来面目儒雅飘逸，风度翩翩，哪似一个以横霸出名的魔头？

“怪不得文姬被人家叫‘魔姬’呢？原来连家有这一套孙悟空本领。”于蕙吁了口气，笑道。

“孙悟空的本领？”强中干奇道。

于蕙微理秀发，纤指戳了他腰眼一下，笑道：

“傻瓜，孙悟空的本领都不知道，你没听说孙猴子一抹脸，有七十二般模样？”

沧海一粟听她说得有趣，不由睨了她一眼。

“昆仑龙女”狡狴地媚笑道：

“文老爷子别瞪眼，我的意思是说；文姬姐姐长得既美，名誉又好，本领真比齐天大圣还大呢。”

说到“名誉又好”，她把这四字的声音提得特别尖。

文海天茫然不知，慕容金脸色却自一变。

重重地冷哼了声，紫金三菱剑倏地抬头，紫微微的剑光疾如闪电，猝然向站在身旁的沧海一粟点去。

森森剑锋距离天突大穴不过半寸，文海天脸色倏变，沉下脸道：

“好啊，慕容亲家莫非要取文某的脑袋么？”

“呸”，慕容金又把三剑菱垂了下来，冷冷道：

“谁有功夫要你那臭皮囊，我问你要儿媳妇……”

文海天愕然道：

“奇了！这门亲事既已讲定，姬儿总有一天要嫁过去，你急个什么？难道怕我文某人赖帐不行。”

“我问姓文的要玉洁冰清的儿媳妇，”慕容金精眸灼辉，翻了翻眼皮，怒道：

“可不是要什么拆烂污的‘巫女’、‘妖妇’……”

文海天不高兴地一甩袖，道：

“慕容老兄讲话要放明白一点，阁下难道怀疑文家人的品性不成？”

西方剑圣阴沉地道：

“外面风声传说地咱家的媳妇真够光彩，说什么颠倒众生，风靡天下，慕容氏脸皮薄，担不起这么一位贤媳妇，所以不能不东来瞧瞧。”

“好说，阁下如果查明属实，又得怎地？”

“这……”慕容金翻了翻白眼，冷声道：

“这要瞧文兄的意思了，如果文兄以为没过门还算是文家的人，一手把婚约撕毁，那算玉儿霉气，我叫那小子拍屁股滚蛋，一走了之，不过，慕容金可要伸手管管闲事，仗剑除去这淫女，一整武林风气……”

文海天大怒，长须无风自动，脸色一沉，冷冷道：

“算慕容家里的人又将怎样？”

“那么，慕容氏为着维持家风，就要召集宗亲，在祖宗灵位之前，将淫女用火焚化成灰。”

慕容金说得狠声狠气。

于蕙不禁“啊”了一声，紧紧地搂住小老五。

二道爷摸着八字须默默聆听，挥手作势，制止于蕙再胡说八道。

文海天重又套上假面。

仰天一阵呵呵大笑，两眼朝天，凛然道：

“笑话，姓慕容的，你把文家看作了什么人了？文家的人好

也罢，坏也罢，没人能管得着，你姓慕容的又算何许人也，我女儿就是嫁了出去，她爱怎么办就怎么办，任谁也管不了。”

慕容金语音一沉，道：“在下这番言语，不过是假设令媛……”

“不必假设了。”沧海一粟冷冷一笑，截住道：

“文海天本来就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，他女儿耳濡目染，好也不会好到哪里去，外面的风声，货真价实，一点没错。”

慕容金干笑了声，道：“亲家把话说得太满，小弟简直毫无转圜之地。”

“谁是你亲家？”

沧海一粟冷冷道，顺手一抖袖，飞出一道如霹雳似的劈空劲气，横掠三丈，将岩壁喇地扫下一大块。

冷声道：

“沧海一粟的女儿谁敢动她一动，莫怪文海天心毒手狠，杀他全家……”

空气立时重又变得冷削异常。

沧海一粟这一横，慕容金倒不由软了下来。

沉吟半晌，西方剑圣收剑入鞘，敛起尖刻的眸光，干声道：

“其实这都是谣言作祟，小弟一时气在心头，未免言语放纵了些。”

文海天哼了声。

“小弟也知儿媳风华绝代，丽姿天生，难免招人非议，这次东来，特地带来一份和阗双龙墨玉，西土万顷地的契约，作为聘礼，希望早些了结这桩亲事。”

“阁下的意思：是重金将文家的女儿买走？”沧海一粟双眼朝天，冷冷道。

慕容金心头也是冒火，暗道“要不是为了玉儿，我买你东

海渔夫的帐作啥？”

精眸略一灼闪，道：

“嘿嘿，西方剑圣是何许人，能存这卑劣的心肠，这些聘礼不过略略表示慕容氏对连氏的一点敬意罢了。”

“慕容氏是西土第一大族，连家不过是东海之滨的一个穷渔夫，这门亲事，文某委实有些高攀不起啊！”

“这样说，”慕容金沉脸道：“尊驾要失信于故人，毁弃前约了？”

文海天冷冷道：“文某一字万金，几时改过一撇一捺？”

慕容金干声一笑，道：

“亲家果是守信人，刚才那场误会全归在姓慕容的头上好了……”

“不过，”沧海一粟神色仍然冷凛地道：

“女大十八变，难测女儿心，文某是否仍续前约，还得看姬儿的意思。”

慕容金笑道：“这好办，他们小时候就是一双璧玉，青梅竹马，情投意合。”

沧海一粟哼了声：“慕容玉的品性我也得要瞧瞧！”

“这个亲家大可放心，天山南北谁不称赞？玉儿声名之高更远在法华宗‘剑绝书生’之上。”

“你慕容金在天山称王，谁敢不捧你们，话倒回来说，沧海一粟的女儿不是好东西，配上阁下‘冰清玉洁’的儿子，确实有玷天山王的家风啊！”

慕容金搓了搓手，仰天呵呵一笑，道：

“亲家别尽说笑话了，刚才小弟的失仪，文兄海涵了吧，谁叫咱们都是至情至性的人呢！”

顿了顿，又道：

“我派玉儿去接文家小姐，他们说不定正等得急呢，咱们还是先去看看再说。”

沧海一粟自然最关心女儿的安危。

低声一啸，长身而起。

两人也不向二道爷招呼一声，快如电闪，刹时，掠出十数丈远，转瞬之间，没出视线以外。

二道爷面子上颇不好看，他再怎么排，也是昆仑派的老二啊……

于蕙斜睨星眸，故作神秘地朝强中干道：“中干哥，我得到了一结论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那就是，”于蕙笑道：

“糟老头子个个都是疯子，所以人家说千万别与三种人打交道……”

“哪三种？”强中干道。

于蕙斜睨了二道爷一眼，悄然笑道：

“告诉你，你不许对师叔说——那是秃驴、老头和杂毛。”

二道爷虽明知昆仑龙女那妮子又在调侃他，但却拿她没法子，只有气呼呼地扯着八字须直瞪眼。

× × ×

强中干、于蕙、小老五第一次看到海。

面对着一望无际的水面，以及海界的奇观，和那茫茫无垠的海涛，呼吸着新鲜的海洋气息，大家既是希奇，又是兴奋。

小老五一直拍着小手，睁着大眼，啧啧称奇。

二道爷被微荡的海风一吹，心头一朗，豪兴大发。

一抖长袖，指着云锁雾封而矗立天边的麻疯岩，道：

“孩子们，你们看那是什么？”

于蕙瞟了他一眼，道：“师叔就会卖老膏药！谁不知道那是麻疯岩。”

“麻疯岩有啥稀奇？”二道爷摇头道：“我是说麻疯岩两旁有两大海涡。”

“海涡？”于蕙奇道。

二道爷咳嗽了声：

“海涡传说是大海源泉，这也不稀奇，最奇的是听说三宝之一‘多心圣经’被人投进了海底。”

“师叔怎么知道？”强中干问。

二道爷扯着八字胡道：

“其实这已是公开的秘密，我们在两个月前不是忽然接到一张请帖，由沧海一粟署名邀昆仑山的高人来沧海一粟辖界争夺三宝么？”

姜慧笑道：

“我们来了，结果沧海一粟不承认是他署名，后来我们把帖子拿出来，他才承认。”

“你们以为这请帖真的是沧海一粟所发的么？”

“怎的不是？”强中干、于蕙同声道。

二道爷哼了声，道：

“你们到底是年轻不懂事，你们想想，天下哪有父亲甘愿把自己的爱女作为任人抢夺的对象的？”

于蕙道：“沧海一粟是坏人嘛——”

玉鼎真人摇摇头，道：

“我看文海天虽然手底下狠辣了些，但却是个至情至性的人，豪气干云，心高气傲，对文姬姑娘又是百般爱护，断不会如此，最近我又接到另一束帖子——”

“上面怎么写？”

“这次署名人自称麻疯教教主，帖上写他指引我们一条路，说‘多心圣经’被丢进海眼里，如果我们中原武林要有高人能把它取上来，交给他，他愿助我们将沧海一粟除去，替中原武林去一大害。”

“麻疯教主要把沧海一粟杀了？”姜慧惊道。

二道爷点点头，道：“如果我们能把多心圣经取到手的话——”

“把沧海一粟除去也好，这样我们就可免得他独霸沿海，强占二千里的地界。”强中干插口道。

于蕙噓了口气道：“我倒不愿杀了沧海一粟。”

“咦，”强中干道：“慧妹刚才不是说沧海一粟是坏人么？”

于蕙瞪了他一眼，辩道：

“沧海一粟戴上了鬼脸当然该杀，可是他一拿下鬼脸倒满像个好老头儿嘛——”

二道爷这时陡地猛一扯八字胡，双眸射出闪闪光芒。

“昆仑龙女”于蕙以为师叔朝自己吹胡子瞪眼，芳心微愠，正要大发娇嗔时。

耳边传来一响低沉的喝声：“谁说沧海一粟是好人——”

急转螭首，但见背后不远处，一闪高大的身影阴森森地立着，芳心一惊，不由把小老五搂得紧紧的。

强中干，二道爷这时都闪电般掣剑出手，抢步拦在前头。

玉鼎真人沉喝道：“哪一个！”

“我是沧海一粟，你们这些小子，胆敢私入我的辖界，嘿，沧海一粟教你们死无葬身之地！”来人冷冷地道。

强中干，于蕙愕然对望了一眼。

略一打量来人身材和扮样，确实有点像东沧海一粟君，两人不由脸色一变。

于蕙柳眉倒竖，真想开口骂他一顿。

二道爷却翻起双眸，仰天哈哈大笑一阵。

沉声道：

“鹰斗鹰儿不蒙眼，猫斗猫不刁招子，以尊驾一身本领足可立万顶梁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何必淌混水冒人姓名，效那宵小伎俩。”

来人不料行藏被二道爷识破，微微一怔。

随即嘿嘿一引长笑，森森道：

“昆仑派不愧是西方第一名宗，二道爷果然了得，慧眼高明，独具见识，本教主佩服之至。”

唰地摘下套头面具。

一见如此狰狞丑陋的人物，于蕙芳心微悚，低呼了声，把螭首别了过去。

与那人面形相比，套着面罩的模样反倒来得俊秀些。

来人双眼血红，半边脸颊连耳朵尽皆溃烂，白斑罗布惨不忍睹。

略一沉吟，二道爷沉声道：“阁下可是传闻中的麻疯教主么？”

“嘿嘿，一点不错。”

“教主驾临，可有什么赐教？”

血红的双眸闪闪生辉，麻疯教主森森道：

“说实在话，本教主此来本要助道长早日羽化飞升，现在既然被道长慧眼看破，那算是咱们有缘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，本教主要与道长作个朋友——”

二道爷一扯八字胡道：“贫道与教主素昧平生，真有些高攀不起咧！”

麻疯教主哼了声道：

“哪里话来，本教主要与谁作朋友，那是他鸿福天降，百世难逢，不愿接受也非得接受不可。”

二道爷仰天打个哈哈道：“要是贫道不肯沾这份光采，攀这个交情呢？”

麻疯教主脸色倏变，冷哼了声。

微一拍手，喝声：“来人！”

刹时，风声呼呼，二道爷但觉暗中突然闪身出来许多黑影，快如雷奔电掣，似旋风般在四周飞绕，身法之快使人捉摸不定，二道爷这等身手的人竟连四周有多少人都分辨不清。

四人就像被包围在旋风圈中。

麻疯教主阴森地道：“道长是明眼人，谅能度势量情。”

二道爷掌心冷汗涔涔，心头一直不停打转，麻疯教主的功力想也是沧海一粟之流，如果稍事反抗必遭杀劫，自己饱经沧桑，死不足惜，只可惜强中干年轻有为，于蕙玉貌绮年，小老五更只是个稚年的童子——

想到这里，二道爷仰天呵呵一笑，道：

“教主如此盛情美意，贫道只得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

麻疯教主也和声一笑，笑声干厉寒森毫无生气。

“小老五，你怕不怕？”

小老五心头像小鹿一般跳撞，怎地不怕？但小心眼儿一转，想到：男子汉在姑姑面前该有点大丈夫气概才是。

于是一挺胸，大声道：“我不怕！”

于蕙微微一笑，气色一振，但她仍娇软地依在强中干雄阔的胸前。

麻疯教主陡然喝一声：“回去！”

大袖一抖，呼呼风响，在四周飞旋的人影刹时化作毕直一线，嗖嗖嗖，各自隐入暗处。

“咱们既经结为朋友，”麻疯教主露出溃烂的斑牙道：

“那么，今天道长等就是麻疯教的贵宾。”

转身，双手轻拍，沉声道：

“来人，送贵宾入快艇休息，咱们顺便先完成一件大事，也好让贵宾瞧瞧麻疯教的力量。”

唰、唰、唰暗中有四人纵出，躬身分列两旁。麻疯教主露出森森的斑牙，抖袖道：

“请！”

强中干，于蕙疑惑地望着玉鼎真人。

二道爷点了点头，大踏步地往前迈去，两人带着小老五，也只好跟着。

绕过一座岩头，渡头边赫然停着一艘龙头快艇。

满怀疑虑地刚登上快艇的甲板。

一个风度翩翩，剑眉朗目的黑衣书生迎了过来，左臂长袖飘飘若虚，脸色也有些苍白，但眸光却犀利异常，尤其是落在娇美若花的于蕙身上时。

眼前骤然一亮——

简直全不把旁边的强中干放在眼里，眸光满含挑逗地盯着那鹅蛋般的俏脸蛋儿。

于蕙瞪了他一眼。

那似嗔还痴的媚眼波儿，使得书生大是着迷，他干脆迈步前来。

强中干妒火中烧，心头大怒。

一个大步，抢在中间，虎目圆睁，怒瞪来人。

书生轻蔑地上下打量了他一番，仍想闪过身去，走到于蕙身旁。

强中干几乎忘了自己身处魔掌之中，握紧拳头，晃在空中，